



世界经典探案故事

The world classic story also

Sherlock  
Holmes

# 最后的致意

(英) 柯南·道尔 著

叁壹 编译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世界经典探案故事

The world classic story alex

# 最后的致意

(英) 柯南·道尔 著

叁壹 编译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致意/(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A.)著;叁壹编  
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7  
(世界经典探案故事/叁壹主编)  
ISBN 978-7-5513-0021-6

I.①最… II.①柯…②叁… III.①侦探小说—英  
国—现代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0736号

## 世界经典探案故事 最后的致意

主 编 叁 壹  
原 著 (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刘 宇  
封面设计 佳图堂设计工坊  
版式设计 刘兴福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tbw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延凤印装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160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021-6  
定 价 23.8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200

## 前言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

由于青少年受到知识、阅历以及阅读欣赏经验的限制，他们对于读物的选择往往倾向于趣味性、故事性，因此，历险、科幻、探案类读物在多次中小学生学习情况调查中，都被大多数青少年列为自己最感兴趣、最爱看的图书之一。

历险、科幻、探案类故事有着极其曲折的故事情节，极丰富的想像力，因此对青少年有着十分强烈的吸引力，阅读此类读物中的经典作品，可以极大地提升青少年的勇气与智慧，培养他们正直、勇敢和坚强的良好品德。

例如，英国作家柯南·道尔所著，风靡世界一百多年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作品，故事曲折、情节紧凑，既不血腥，又很有趣，十分适合青少年阅读，而主人公福尔摩斯正义、坚强、机智的品德和敏锐的观察力、准确的判断力、严谨的分析和逻辑推理能力，自问世以来，就是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青少年心目中不朽的英雄形象。

同样具有广泛影响力，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热烈欢迎的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系列科幻、历险作品，则将探险和科学完美结合起来，书中不仅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还包含大

量各类学科的知识，犹如一本百科全书，令读者爱不释手。凡尔纳在他的作品中，都不遗余力地歌颂了人类在科学领域内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临危不惧、百折不挠、患难与共的高尚品质，是青少年学习和借鉴的好榜样。

而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许多青少年题材作品，则更符合少年儿童的阅读口味，这些作品多以儿童为主角，以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对待财富、宗教等事物态度上的区别，从儿童本位的价值观出发，肯定和赞美了孩子的生命活力和天真纯洁的本质，并从儿童的视角，抨击了自私、残忍、冷酷等人性的丑恶面，歌颂了勤劳、勇敢、正直等优秀的品德，对青少年有很大的教育和启迪意义。

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一本好书就像一盏明灯，会照亮他们将来的人生道路。经典文学作品中包含着人类长期思考所积淀下来的精神文明的精髓，承载着作家的道德品质和道德理想，是人类文化的宝库，青少年正处在一个认识世界、了解人生的关键阶段，这些历经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可以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可以丰富他们的人生经验、充实他们的课外生活，犹如最好的导师和朋友，伴随他们一同成长。

# 目 录

|                 |       |
|-----------------|-------|
| 威斯特里亚寓所 .....   | (1)   |
| 硬纸盒之谜 .....     | (34)  |
|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 | (55)  |
| 鬼足谜案 .....      | (85)  |
| 红圈会 .....       | (111) |
| 失踪谜案 .....      | (131) |
| 临终的侦探 .....     | (152) |
| 最后的致意 .....     | (169) |

## 威斯特里亚寓所

1892年3月底的一天，寒风萧萧，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有一份福尔摩斯的电报来了，他随便地给别人回了电，然后站到一个火炉旁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不停地看那份电报。他吸着烟，板着脸孔，一副沉思的样子，好像有什么事。他突然回过头看着我，眼中的神色怪怪的。

“华生先生，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把你当做一位作家来看待，”他神秘地说，“你能告诉我‘怪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奇异、特别。”我说道。

他摇摇头，否定了我的解释。

“这个词语一定还有许多意义，”他说道，“凄凉和恐惧也是它所包含的一个意义。另外，‘怪诞’这个词如果更深入地理解，还有犯罪的意义，这从你那些不断给人们带去痛苦的文章中可以体现出来。还记得‘红发会’那件事吧，开始就可以用‘怪诞’这个词语来形容，但到了后来却是勇敢的冒险——我们面对的竟是一场抢劫。还有，‘五个桔核’的那件事情，也是非常的怪诞，但到后来又平白无故地引起一场人命惨案。因此，我常常警惕着‘怪诞’这个词语。”

“这个词语是不是出现在电报中？”我问道。

他将那份电报念了一遍，而且非常的大声。

现在遇到一件难以相信的怪诞事件。能否给予指导？

斯考特·艾克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先生还是女士？”我问道。

“肯定是先生。女士怎么会拍这个先付回电钱的电报呢？如果是女士，她早就亲自过来了。”

“你认识他吗？”

“亲爱的华生先生，从我们将理塞斯上校关押之后，你明白我增添了多少烦恼吗？我的脑子就像一台运转不息的引擎，由于没有与它所要制造的工件连在一起，它都快要散成碎片了。生活像一杯白开水，报刊也成了无用的废纸，这个罪恶的世界也许已经失去了雄心壮志与浪漫的情怀。像这样下去，你应该知道我可否打算去探讨其他的新东西，无论到了后来它是怎样渺小。但是此刻，我有一个感觉，我们的当事人正向我们走来。”

有节奏的走路声在楼梯上响起。没过多久，一个长着花白胡子，全身肌肉，又高又大，让人看了有几分敬畏的人被领到了我们的房里。他一生的经历从他悲伤的脸和孤傲的神态中可以看出。他应是一个保守党人、教士、不坏的公民、正正规规的顽固派和保守派，从他大大的金丝边眼镜和破旧的鞋罩可以看出。不过，从他直竖起来的头发、带有不悦的红脸、慌张且激动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原有的沉寂已被一种惊悚的事情搅乱了。他马上直截了当地说起他遇到的烦恼事。

“福尔摩斯先生，我遇到了一件十分离奇而极不愉快的事，”他说，“这样的事情我活这么大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真是太不像话，太让人无法忍受了。我诚心地请求你对此作一些合理的说明。”他气愤至极地说。

“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你先请坐下来，”福尔摩斯语调关切地说道，“在此之前，我能不能问一下，你来找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哦，福尔摩斯先生，我认为，此事与警察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等你将此事听了之后，你肯定不会反对我去插手管这件事。对于私人侦探，我一点点兴趣也没有，但是，虽然这样，我却非常的相信你……”



“原来是这样。但是，你怎么不早点到我这里来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瞧了瞧手表。

“现在是两点过十五分，”福尔摩斯说，“可是你在大约一个小时前就发了电报。如果不是发现你是刚起床就碰到倒霉的事，仅凭你的这一身装束，我们谁也不会注意到你。”

他将没有梳理过的零乱头发用手理了一下，并把满是胡子的下巴摸了摸。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得没错。我一点都没有想过要去梳头、洗脸、刮胡子。我只是想着快点离开那座房子。我到处寻找，询问了好长时间，房产管理员我也去找过。我想你也早就知道，他们告诉我加西亚先生的房租钱早已给清了，而且还说威斯特里亚寓所并没有什么异常的事发生。”

“停一下，停一下，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福尔摩斯先生面带笑容地说，“你和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一样，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毛病，总是不把事情的重点在开始的时候就说出来，我希望你能仔细地想一想，将所发生的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使你没有梳头、洗脸、刮胡子，连靴子都没穿好，衣服的扣子也没扣好，就匆匆忙忙地到这儿来请求帮助？”

我们的当事人梳理了一下他没有梳过的头发，摸了一下没有刮过的下巴。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我现在这个样子真的很不好。但是我想不通，那样荒谬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生活中。现在我就把这件异常事情的详细经过告诉你。我敢保证，在你听完之后，对我现在的这个样子，你应该非常理解。”

不过，他才说了一个开头就无法再往下说了。一片喧闹声从外边传进来，门开了，是哈德森太太开的，随后还跟进了两个强壮的、警官样

子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给人的感觉总是精力旺盛、精明能干，在处理他分内的事情上，他称得上是一个能手。他握了一下福尔摩斯的手，然后又介绍了他的同事，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

“我们俩一路跟踪了好长时间，没想到跟到了你这里，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完开始用那双锐利的大眼睛注视着刚刚来到我们这儿的那位先生，“利杰波汉公馆的约翰·斯科特·艾克尔斯先生就是你吧？”

“对，我就是。”

“今天，我们整个上午都在你身后。”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们是凭着电报才跟上他的吧。”福尔摩斯先生说。

“的确是这样，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到查林十字街的邮局查找到线索之后，紧跟到这里。”

“你们为何要跟踪我？你们到底有何目的？”

“对不起！斯科特·艾克尔斯先生，我们只是想让你提供一份供词，住在埃榭附近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洛依苏斯·加西亚先生在昨天被害，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

我们的当事人瞪着双眼，警觉起来，惊诧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他被杀了？你是说已经死了？”

“没错，斯科特·艾克尔斯先生，他已经死啦。”

“那么死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什么事故吗？”

“他是被别人谋杀的，假如说以前发生过谋杀案件的话。”

“噢！太可怕了！你该不是……你该不是认为我有嫌疑吧？”

“有你的一封信在被害人的衣袋中，我们从那封信中知道，你原本决定昨夜到他家里去。”

“是的。”

“噢，你昨晚是待在他家的，对吗？”

两位警长将公事记录本拿了出来。

“等等，葛莱森警长，”歇洛克·福尔摩斯说，“你们想得到的就是一份完整的供词，对吗？”

“不过，我有责任提醒你，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这份供词可作为控告你的证据。”

“你们进来时，艾克尔斯先生刚要把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告诉我们。华生，给艾克尔斯先生拿一杯白兰地，这对他是有一定益处的。现在这儿多了两位听众，我希望你不要在意，艾克尔斯先生，接着往下说吧，不管有没有人打断你——像刚才那样。”

艾克尔斯先生一口喝完了那杯白兰地，脸上马上又有了红润的颜色。他在葛莱森警长的记录本上用怀疑和不解的目光扫了一下，接着就继续讲他那奇怪的经历。

“我是一个单身男子，由于爱好交际，与很多人都结为了朋友。他们中间有一个休业的酿酒商，名叫麦尔维尔，他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楼住。大约在几个星期之前，我应邀到他家吃饭，因此与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小伙子认识了。同时，我也了解他与大使馆有一定来往，而且他本人是西班牙血统。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一个非常惹人喜爱的年轻人，也是我这辈子所见到的男子中最英俊、最潇洒的人。

“我和加西亚这个小伙子谈了好长时间，而且非常投机。他好像刚见到我时就对我有好感。所以在我与他相识以后，他总到我这儿找我。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邀请我去他那儿待几天。他就住在威斯特里亚寓所，也就是在埃榭和奥克斯肖特中间，在昨天夜晚我就到他家去了。

“他以前向我说过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在我没去之前。有一个西班牙人和他住在一起，那是一个对他非常忠心的佣人，给他料理家中的一切事务。这个佣人也会讲英语，所以成了他的管家。他还告诉我，家里有一位特别好的厨师，能做许多的菜，而且很好吃，是他在一次旅途中相识的，并且是一个混血儿。他还对我说过，他能在萨里的中心找到

现在的住所是怎样的稀奇。对于这一点，我非常赞成，而且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但是，和我想象的相比，它还要稀奇许多。

“他那儿离埃榭南面约两英里，我是驾着车去的。屋子非常的大，在一条大路旁边，但是，是背着大路的，在屋子的正面有一条非常弯曲的供车辆行驶的小道，小道两侧长着又高又绿的灌木丛。这本是一座新住宅，但是经历的时间太长，又没有修理，看上去非常破旧。当我的马车到达那儿时，我看到一扇又脏又破、好像经历了许多年风雨洗礼的大门，把车停在长满野草的小道上时，我有些迟疑，后悔来拜访这样一个我并不怎么了解的人。给我开门的，正好是他，他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过了一会儿，他让一个脸黑黑的，表情有些忧愁的男佣人领着我，佣人帮我拿着行李，把我带到了一间为我准备好的房间里。坐在这间房里让人有一种郁闷的感觉。我们吃饭的时候对面而坐。主人加西亚尽管竭力热情地招待我，可是奇怪的是他的精神总不能集中，说话时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有时甚至不知说什么好。他一会儿用嘴咬指甲，一会儿又用手敲打桌面。另外许多反常的行为，表现出他一定有什么心事。那次晚饭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堪的一次，不仅菜难吃，而且服务也不好，还有那个不说一句说话的佣人脸阴沉沉的。我可以这样对你说，那个夜晚，我真想找个借口回家去。

“我想到另外一件事，这或许与你们两位警长正在调查的事情有关。那时，我丝毫没有注意。在快吃完晚饭时，佣人给他递过一张小纸条。当时，我看到，加西亚看了那张小纸条后，好像比在那之前更加神情恍惚，更加让人感到不可理喻。他也没有强迫自己假装毫无心事地和我谈话，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想着什么，并不停地吸着烟。不过他并没告诉我那张小纸条上写了一些什么。庆幸的是大约在十一点钟，我便休息了。没过多久，加西亚将头伸到我的房间里——那时我房间里一点亮光也没有——他问我有没有按叫人铃，我回答他没有。他向我道歉，说不应深夜过来影响我休息，还告诉我已接近一点钟。他离开后，我又继续

睡觉，而且一直睡到天亮。

“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最奇怪的事情。当我睁开双眼时，太阳早已升起，看看时间，将近九点钟。我昨天几次跟他们说，让他们准时在八点钟叫我起床，真奇怪，他们怎么没叫我呢。我快速地从床上起来，按了一下叫人铃，喊着佣人，但却没人应声。我接着按了好几下，仍然没有人应声。我猜想一定是铃坏了。我满肚子怨气，将衣裳快速地穿好，迅速向楼下跑去，想让人给我送热水来。但当我来到楼下时，却没看到一个人，你们应该可以想到我当时吃惊的程度。我在客厅中大声地喊着，但没有人应声，我一间房一间房地找着，还是没有发现一个人。屋子的主人加西亚在前一天夜晚已告诉过我他睡觉的房间，所以我来到他的门外，敲了敲，可仍然没有动静。我打开他卧室的门，房里一个人也没有，奇怪的是床上也没有人睡过的痕迹。这所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离开了。那个外国主人，那个外国仆人，还有那个外国厨师，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了！这就是我到威斯特利亚寓所拜访的最后一幕。”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边记录着这件奇怪的事情，一边不停地笑着，并搓着双手。

“你的遭遇真的是太罕见了，”他说道，“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能不能告诉我你后来又做了些什么？”

“我非常生气。起初我觉得我被一个荒谬的恶作剧给欺骗了。我将我的行李整理好，用力地关上门，拎起皮包就向埃榭走去。我知道这幢别墅是地产经纪商艾伦兄弟代理出租的之后，就直接去镇上找他们。这让我忽然想到，这件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恶作剧，它真正的目的一定是为了逃租。现在正值三月底，交房租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管理人对我的提醒表示感谢，但是他对我说，加西亚的房租费早就提前交了。在那之后，我又来到城里，拜访西班牙大使馆，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到了后来，我便去麦尔维尔家，因为我与加西亚的相识是在他家。但是，到那儿我才知道他比我还不了解

加西亚先生。再之后，我接到你给我的回电，于是我就到你这儿来了。因为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但是现在，警长先生，从你刚来时所说的一番话我知道，这件事接下去发生的一些悲剧应由你来叙说。我没有说一句假话，这我绝对可以向你保证，另外，我知道的都对你讲了，其他的关于加西亚被害的事，我真的是一点也不知道。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尽自己所能帮助你们早日破案。”

“这我绝对相信，斯科特·艾克尔斯先生——这我绝对相信，”葛莱森警长用非常友善的口吻说着，“我可以告诉你，你所说过的一切，与我们调查到的一切完全符合。例如，在晚饭时送去的那张便条。不过那张便条后来到底怎么了，你是否注意到了呢？”

“不错，这我都清楚地看见了。加西亚先把那便条弄成一团，随手扔到火炉中去了。”

“你对这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吗？贝尼斯警长。”

这位红皮肤、浑身是肉的男子，是一个乡镇侦探。他那张大脸上的肉似乎要往下掉，挺难看的，庆幸的是他有一双大大的、能发出光亮的眼睛。不过他的两只眼睛好像在他满是皱纹的面孔和额头的后边藏着。他轻轻地笑了笑，将一张折叠过和变了色的小纸片从口袋中拿了出来。

“福尔摩斯先生，在炉子的外侧有一个炉栅。加西亚先生把这张便条扔到了炉栅外边。我从炉子的后边发现了这张没有烧掉的小纸片。”

福尔摩斯先生的脸上呈现出赞赏的表情。

“你能发现这样小的一个小纸团，肯定将那所房子里里外外看得非常仔细。”

“的确如此，福尔摩斯先生。我一向都是这样对待工作的。我能将纸片上的内容读一读吗？葛莱森先生？”

另外一位警长点头表示同意。

“纸条是用普通的米色直纹纸写的，没盖水印。纸条只有一张纸的四分之一那么大，是用短刃剪刀两下剪开的。有三次以上的折叠痕迹，

用紫颜色的蜡封的口，还用一個光滑的椭圆形物件在蜡上匆忙压过，是写给威斯特里亚公寓的加西亚先生的。纸片的内容是：

“‘绿色、白色，是我们自己的颜色。绿色开，白色关。主楼梯，第一个入口，右边第七，绿色粗呢。祝平安。D。’

“笔尖非常的细，可以看出是一个女人写的。但是地址上的字却非常大，要么是换了一支笔写的，要么是换了一个人写的。你瞧。”

“这张纸条很古怪，”福尔摩斯先生扫了一眼纸条，“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警长，贝尼斯先生，你对这张纸条分析的仔细程度让我感到钦佩。也许我还能对其中的某些细节增加一点，就是那个椭圆形的压封口的物件，毫无疑问是一颗平面的袖扣——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这个形状。所剪的两刀距离虽很短，但你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两处剪开的地方，同样都有折叠痕迹。”

贝尼斯警长露出佩服的笑容。

“原来认为自己已分析得清清楚楚，没想到我仍然忽略了一些东西却不知道。”贝尼斯先生说道，“老实说，我只是想从这张小纸条中找到一点点线索，并没去特别地重视它，不过这件事一定与一个女人有关。”

听到这样的一些谈话内容，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坐在那儿开始有些神情紧张。

“非常高兴你能发现这张小纸条，这样我所说的一切也都得到了证实，”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说，“但是，我必须申明，对于加西亚先生及他家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仍不清楚。”

“对于加西亚先生，”葛莱森先生说，“这好说。他死后被别人发现。也就是在今天清晨，有人在奥克斯肖特的一块荒地上找到了他，那儿离他家大约有一英里的距离。他的脑袋被沙袋一类的东西打过，而且打得非常重，不只是受了点伤，简直是被打成了肉酱。那儿在四英里之内没有一户人家，非常的偏僻、寂静。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别人对他

行凶时，是趁他不注意在身后袭击的。凶手把他打死之后，还接着打了一段时间。这是一桩疯狂、残暴的杀人案，凶手没有留下一点点痕迹和一点点可供破案的疑点。”

“有抢劫的迹象没有？”

“没有任何抢劫的迹象。”

“这也过于残忍——残忍得让人毛骨悚然，”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气愤地说道，“但是，这件事对于我也真的太不公平。加西亚先生半夜三更地出门，被别人残忍地杀害，但我与这却没有丝毫的关系，怎么就把我牵扯到这个凶案之中了呢？”

“艾克尔斯先生，这非常的简单，”贝尼斯警长说道，“你写给他的信，被我们在他的口袋中发现，这也是唯一的线索。从信中我们知道了你晚上要待在他家里，而他正是在那天夜晚被杀害。被害人的姓名和地址，也是从那封信的信封上知道的。今天上午九点之后我们才到达他家，但却没有发现一个人。我马上告诉葛莱森先生，让他在伦敦到处找你，并立即仔细搜查威斯特里亚寓所。一段时间之后，我离开了那儿，在城里与葛莱森先生相遇，并一起到这儿来。”

“我觉得现在，”葛莱森先生边说边站了起来，“应该是公事公办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到警察局去一下吧，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我们要将你的供词记录下来。”

“没问题，我马上就去，但是，福尔摩斯先生，我依然聘请你做我的私人侦探，希望你可以尽全力，想出一切办法，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

歇洛克·福尔摩斯走过来注视着贝尼斯警长。

“贝尼斯先生，我和你一起破案，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当然不会，先生，我还感到万分荣幸。”

“我发现你做事非常的机智，非常的有条理。请问，被害人被害的准确时间是什么时候，发现其他什么线索了吗？”



“那时正下着雨，他一定是在下雨之前遭到杀害的，而且一点钟之后他没有离开过那里。”

“但是，贝尼斯先生，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大声地说道，“我对他的声音非常熟悉。我可以保证，就在那时，他正在我的卧室中和我谈话。”

“这就怪了，不过也有可能。”福尔摩斯轻轻地笑着说道。

“你发现新的线索了吗？”葛莱森警长问道。

“这件案子从表面上看，非常的简单，虽然它有些地方非常的奇特。我一定要在深入调查一些情况之后，才可以大胆地说出我最终的见解。噢，还有，贝尼斯先生，在搜查屋子的过程中，你还找出其他可疑的东西没有？我是说除了那张小纸条以外的东西。”

贝尼斯先生用一种怪异的眼神注视着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

“当然有，”贝尼斯先生说，“还有几个特别有趣的东西。但要等我回警察局把其他的事办完之后，我再告诉你，或许到时你又会对这些东西产生奇想的。”

“我完全听从吩咐，”福尔摩斯边按铃边说，“哈德森太太，把这几位先生送出去，并请你把这份电报给听差，让他快点发掉。叫他先付五先令的复电费。”

等客人们都走了以后，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福尔摩斯先生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他紧锁着眉头，但他那双锐利的眼睛仍然放射着光芒。他的头伸向前面，表现出他那种特有的全神贯注和专心致志。

“哦，华生，”福尔摩斯忽然扭过头问我，“你对这件案子有什么意见或者看法吗？”

“我认为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在故弄玄虚，不过具体情况我还不清楚。”

“那么，他们是怎么行凶的呢？”